两朝志竟 保泰持盈

——文物中所见乾隆年平定准噶尔史实

◎ 马晟楠

乾隆帝一生自封十全武功，所谓“十全”，他亲自撰文记述为“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合为十”[1]。其中建功最早的，就是乾隆二十年五月十四日清军于格登鄂拉大败达瓦齐，之后几乎兵不血刃，六月十四日即平定准噶尔全境。在历经圣祖亲征而未成、世宗和通泊之败后，这次大胜对清王朝的西北边陲是久违的喜讯，对乾隆本人更是继述祖宗未竟之志的盛举。所以对于这次胜利，乾隆帝十分看重，在刚刚得到格登大捷消息的五月十九日即诣畅春园，将喜讯奏闻皇太后，之后又多有诗文记述，并采取勒石树碑，绘图写卷等种种方式予以纪念。这些文物成为今人了解这段历史最直接的渠道。

今年二月在新疆自治区博物馆开幕的“故宫珍藏新疆文物精品展”，以丰富详实的文物、图片勾勒出有清一代新疆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史，更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血肉一体的联系。

在这次展览中，有许多文物都与乾隆二十年平准相关，其中有一件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青玉《御制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册，玉册以青玉片为册体，册文楷书阴刻，字内填金，承装于一戗金漆木盒内。

《御制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以下简称《告成太学碑文》）是乾隆为二十年平准功成立碑太学所撰碑文，收录于《高宗御制文集》中。全文两千余字，前文后赋，详细记录了平准战事的缘起、经过、结果，可以说这是记叙这个历史事件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在它之后成书的《御制平准方略》、《圣武记》等，虽然细节较之详细，但框架皆本于此。更为特殊的是，在故宫珍藏的一批御笔文稿中，我们发现了一件乾隆朱笔亲书的碑文底稿，通过仔细研读，可以证明《告成太学碑文》确出于乾隆帝亲撰，充分体现了他本人最为真实的思想、情感。这种能够“两相对照”的文物，存世少

弘历手稿《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 金悦平摄 故宫博物院藏





青玉御制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册
故宫博物院藏

之又少，又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更称罕有。

一　关于《告成太学碑文》稿

《告成太学碑文》手稿为手折样，展开后共五开，检视全文，与《御制文集》所刊版本仅在文字细微之处有所改动。开篇乾隆帝先回顾了清代之前历朝对待边疆问题的态度。他认为周宣王西征、秦始皇筑长城都是害怕边陲的“旃裘毳幕之人”★2入侵自己的国家而作的消极抵抗，之后的历代帝王只有个别“奋发之君”想要将广阔的山戎之地收入版图，但是他们都没能成功，反落得“十损一得”，朝野间关于和亲还是征伐的争论也从未停歇。这种边疆问题长期无法解决的情况造成了“守在四夷，羁縻不绝，地不可耕，民不可臣”的论调甚嚣尘上，这也是中原王朝为自己所面临的尴尬情形想出的说辞。乾隆帝在略带沉重地写下这些之后，笔锋一转，写出了“然此以论汉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谓我皇清之中夏也”一句，踌躇志满溢于毫端。可见乾隆帝不仅仅将这次胜利看做是守疆卫土之举，更认为这是扭转数千年来“夷夏”关系，开创大一统局面，证明满清王朝优越性的重大事件。

这段文字奠定了全篇激昂的底色，从手稿本身的书写上我们也能读出一二。通篇览全，字体流畅舒展，涂改之处极少，毫不夸张地说当时乾隆帝撰写此文的状态可以用一挥而就来形容。如果细细玩味笔画间呈现的轻松而略有些跳跃的意趣，我们不难体会当时这位正值盛年的皇帝心中激荡的自豪之情。

二　《告成太学碑文》浅释

在回顾前朝史实之后，文章转入清廷与准噶尔关系。清朝建立初期，蒙古准噶尔部是雄踞西北的重要政治力量，它东有同种同族的喀尔喀蒙古和漠南蒙古，南有共同信仰格鲁派的和硕特蒙古和西藏，实力强劲，这就使准噶尔地区的战略意义变得非常重要，以清人自己的论述就是“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匪特陕甘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3。

当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和陕西提督王辅臣叛乱之后，终于有力量开始关注当时准噶尔的首领噶尔丹。此时的噶尔丹风头正劲，而五世达赖喇嘛为借其力扩张格鲁派，于康熙十八年册封其为“博硕克图汗”，他又在康熙二十年征服了天山南路和中亚部分地区。在开始的外交接触中，清廷一直在贸易、封号等问题上与噶尔丹进行交锋，而他



达瓦齐像　清宫廷画家绘



格登碑亭　建于格登山之战遗址

★1《御制十全记》，《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四一四。
★2《告成太学碑文》。本文中引文，如未注明出处，皆引自《告成太学碑文》，下文不再赘述。

傲慢强硬的态度迫使康熙帝做出了很多让步。直到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以喀尔喀部杀害胞弟为由，挑起了准噶尔与喀尔喀两部间的战争，喀部溃败，清廷北面门户大开，救济大量涌入的难民又产生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康熙帝派出使臣分别前往噶尔丹和达赖喇嘛处进行调停，希望两部能够尽快会盟修好，遭到了拒绝。此后噶尔丹又步步紧逼，“假索取喀尔喀为名，遂犯我边境”[★4]，此时已无回旋余地的康熙真正开始对噶尔丹采取军事行动，这就是碑文中记述的“我皇祖三临朔漠”的开端。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康熙帝准备亲征准噶尔，但却因染病提前返回，就在几天后的七月二十九日，清军与噶尔丹大战于乌兰布通，此地距京城仅七百余里，形势已非常严峻，“京师戒严，每牛录下枪手派至八人。几于倾国矣。城内外典廨尽闭，米价至三两余”[★5]。此战异常激烈，清军虽破敌阵，但国舅、内大臣佟国纲战死，裕亲王福全因贻误战机致使噶尔丹逃走而受到严惩。在经过数年的休养生息后，噶尔丹又集结兵马，进驻喀尔喀东部，与清军展开拉锯战，康熙帝力排众议，于三十五年二月再次亲征。五月十三日，费扬古率领的西路军在昭莫多遭遇探听到清军重兵已至消息而逃走的噶尔丹，两军自未时激战至酉时（下午三四点至晚七八点），噶尔丹仅率数十骑突围而逃。四个月后的九月十九日，康熙帝又一次踏上了西征的路程，这次他在蒙古地方停留了六十八天，虽然没有进行任何军事活动，但是他以宽厚的态度和坦诚的沟通成功劝服大量准噶尔寨桑、台吉携属民内附。三十六年二月，康熙帝开始第三次亲征，不过在四月十三日他就接到奏报称噶尔丹已于三月十三日病死，这次亲征就此结束。碑文中称噶尔丹“元恶伏冥诛”即指此事。

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平静后，康熙五十四年准噶尔风波又起。噶尔丹死后，他的侄子策妄阿喇布坦一直“谨保伊犁”，又和妄图入侵中国的沙俄进行了长期斗争，与清廷保持了相对良好的关系。但是他暗中染指西藏事务，希望以格鲁派之力控制整个西藏、青海、蒙古地区。五十四年，策妄表面意欲在哈密开通贸易孔道，遭到哈密扎萨克的阻止，随即“计袭哈密”，重开边衅，在新疆地区牵制了清军兵力。之后他就趁五世达赖圆寂后西藏内部第巴、拉藏汗斗争之机，在康熙五十六年派兵占领拉萨。康熙五十九年正月起，清军分北、中、南三路，调兵30万与准噶尔部再战，此役颇为顺利，九月即收复拉萨，第二年九月，在皇十四子、大将军王允禵的护送下，六世达赖喇嘛益西嘉措在布达拉宫正式举行了坐床典礼。这次失败使策妄阿喇布坦元气大伤，准噶尔势力从此远离西藏，分裂西藏、青海、蒙古的美梦也成为泡影。此后的策妄审时度势，开始尝试与清朝建立和平、稳定的关系，这与雍正皇帝所推行的“审慎外交”政策不谋而合，双方于雍正三年开始议定疆界。不幸的是，就在这和平即将到来的时候，雍正五年策妄被其妻毒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承汗位，登上历史舞台。此时，叛乱兵败的罗卜藏丹津藏身于噶尔丹策零处，而噶尔丹策零又提出入藏熬茶、贸易，策妄阿喇布坦入侵西藏尚殷鉴不远，因此雍正帝对噶尔丹策零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称其“无一诚实之处可知矣”[★6]。此时年羹尧已死、征西军已撤，如果噶尔丹策零发兵，喀尔喀、青海和西藏必遭其祸，由此雍正帝决定再次用兵西北。雍正七年，傅尔丹、岳钟琪率两路大军征讨准噶尔，可师出不利，准军“乘我师怠，掠畜于巴里坤，捣营于和卜多”，清军遭遇和通淖尔大败，仅将领即战死十余人，准军深入喀尔喀境内。两军再战于额尔德尼昭，八旗兵竟一触即溃，所幸超勇亲王策凌早有伏兵，大败敌军。之后准部无力进攻，清军不敢冒进，呈现出胶着状态，碑文中说“皇考谓我武既扬，不可以既，允其请和，以息我众”，虽然不无为乃父美言，但和谈却也是当时双方最好的选择。

这次谈判过程自雍正年间持续到乾隆四年才告结束，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最终双方划定以阿尔泰山为准、喀两部之界，同时准部与中央进行官方贸易活动。这就是乾隆皇帝继承大统时面临的西北边况，应该说，这种状况还是相对平静的，噶尔丹策凌对于条约“敬奉先志，无越思焉”。直到乾隆十年，噶尔丹策凌病故，准噶尔部发生内讧，“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暴残，喇嘛达尔扎篡夺之，达瓦齐又篡夺喇嘛达尔扎”。经过这一残酷的政治斗争，达瓦齐成为准噶尔部新的首领。这十年内乱导致准部经济凋敝，人心混乱，文中“癸酉冬，都尔伯特台吉策凌等率数万人来归”一句所写的就是乾隆十八年准噶尔部宰桑萨拉尔、都尔伯特部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率部降清，乾隆十分重视，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设宴亲自款待，并命郎

★3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
★4《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三，康熙三十六年五月癸卯条。
★5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中华书局，1997 年。
★6《清世宗实录》卷七十八，雍正七年二月癸巳条。



清人画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册 • 鄂垒扎拉图之战　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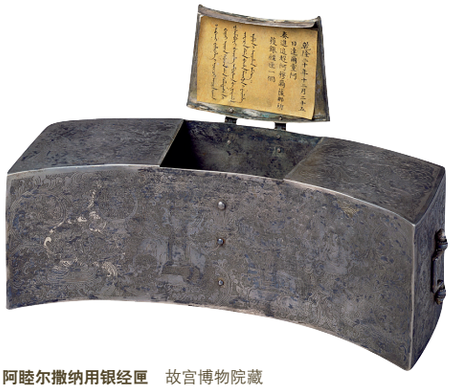
清人画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册 • 格登鄂拉斫营图　故宫博物院藏



万树园赐宴图 故宫博物院藏



避暑山庄万树园



阿睦尔撒纳用银经匣 故宫博物院藏

世宁绘《万树园赐宴图》纪念。此后，又有一个重要人物降清，即在达瓦齐争夺汗位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阿睦尔撒纳。此人为拉藏汗之孙，能力、胆识过人，达瓦齐为得到他的支持，许诺在登上汗位之后，将伊犁以北地区分封给阿睦尔撒纳治理，但后来达瓦齐不但反悔不允，反抢夺其属地。阿睦尔撒纳曾任准噶尔大台吉，是准部的核心人物，他的到来，带来了许多关于准部的珍贵信息，同时他还向乾隆帝进言，应当把握准噶尔内部人心涣散、格鲁派颓废的时机，完成对西北的统一大业。不能不说，这与当时乾隆的想法不谋而合。在当时的官方贸易过程中，准噶尔肆意增加贸易人数和货物数量，还向清政府要求将贸易频率改为三年两次，所带来的商品却多是皮张、葡萄、卤砂、羚羊角等“民间难于销变者”，由于销路不畅，官府只能用这些货物分给军队以扣薪饷。自乾隆三年至乾隆八年，共动用官银超过二十八万两，当地巨商王钟因承办贡使贸易，数年来积欠陕甘库帑多达十万四千余两，只能变卖产业抵债，分十年还清。这样就对清政府产生了非常沉重的经济负担，本来就经济落后的西北几省几乎处于凋敝状态。清廷处于一种“闭关不可，互市徒增嫌隙”★7的尴尬情形。不过当乾隆帝在大臣面前提出出兵平定准噶尔的想法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耗费巨大国力冒险西进持反对意见，“惟大学士忠勇公傅恒见与朕同”，应该说乾隆帝和傅恒在政治眼光上是远远高于其他人的。乾隆帝力排众议决定出兵，启用了许多新近归附的准噶尔将领，仍以西、北两路出兵，北路统

★7 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第 22 页，台北故宫博物院，1984 年。
★8《清高宗实录》卷四百八十六，乾隆二十年四月甲寅条。

帅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亲王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喀尔喀郡王青滚杂卜、玛木特等为参赞大臣；西路统帅永常为定西将军，萨喇勒为定边右副将军，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原两广总督鄂容安、三车凌等为参赞大臣。这样的安排是为了发挥准噶尔将领熟悉地形、风俗，又在当地拥有较高声望的优势，事实上，他们也对这次平准的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首先，在出兵时间上，“塞上用兵必以秋，而阿睦尔撒纳、褐木特请以春月，欲乘彼马未肥则不能遁，朕谓其言良当，遂从之”。就是说阿睦尔撒纳等人提出一改草原战争必须选在秋季马肥时节的惯例，而出其不意改在春季出兵，虽然马匹不够肥壮，但是只要准备充分，一样能够击败对方而且使其无法策马逃脱。清军最终于乾隆二十年二月出兵。事先预测的“阿睦尔撒纳，为准噶尔人众知名之人，令伊带哨探兵前行，人多认识，于收服准夷人众较易”[8]的情况完全得到证实，清军一路顺利，所到之处，人多归附。达瓦齐见事态不妙，撤退至格登山下，依仗地理优势筑营坚守。五月十四日夜，阿玉锡等三名巴图鲁率二十二人夜袭达瓦齐大营，这二十五人表现神勇，使毫无防备的准军全营惊溃，最终“来降者七千余，我二十五人无一人受伤者，达瓦齐以百余骑窜”，还擒获了雍正初年青海叛乱的祸首罗卜藏丹津。一个月后的六月十四日，乌什维吾尔伯克霍集斯将达瓦齐解送清军，至此准噶尔全境荡平。乾隆帝由衷发出“是役也，定议不过二人，筹事不过一年，兵行不过五月，无亡矢遗簇之费，大勋以集，遐壤以定，岂人力哉？天也然”的感叹，受命于天的自豪感跃然纸上。

达瓦齐被擒送北京之后，乾隆帝并未加罪，反而加封为亲王，配以宗室女。乾隆帝十分赞赏阿玉锡在战场上的神勇表现，特命郎世宁绘《阿玉锡持矛荡寇图》，又位列紫光阁功臣中。

三　由《告成太学碑文》所见乾隆帝治边思想

从碑文的最后一句“昔时准夷，日战夜征，今也偃卧，知乐人生，曰匪准夷，曰我臣仆，自今伊始，安尔游牧，尔牧尔耕，尔长孙子，曰无向非，岂有今是，两朝志竟，亿载基成，侧席不遑，保泰持盈”中，我们最能体味乾隆帝对于边疆问题的态度。在取得可谓辉煌的胜利之后，最令帝欣慰的并不是疆域的扩大、子民的增多，而是准噶尔部从此能够告别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生活，“知乐人生”。这种态度与自康熙以来处理与准噶尔部关系的方法和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从上文所述的史实可以看出，清廷对准噶尔的军事行动从来不是以开拓疆土为目的的侵略，而是为求得整个新疆、蒙古、青海以至西藏地区的安定和平。乾隆帝正是秉承了这样的思想，以“彼众皆我众，多伤非所以体上慈也”的宽厚心态，才成功完成了平定西北的大业，为中国多民族和睦共处、共同繁荣的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阿玉锡持矛荡寇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